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士

長樂郭
振錄西
請弄書

儒有蓬立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歟窮討六籍

遂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

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除直慮切未也斯干詩風雨攸除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

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名振山在震澤中若在牖外所謂求仁

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

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莊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



本見毛詩序群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聲去垂聲邁烈顯曰當世而其兄銅鞮伯

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聲去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

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猶一本作由字左昭十四

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

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

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

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

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又著書又字一本作言績文二字

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豈為

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焜胡本切今將

浮遊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本作吉字

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句一本無先經以後經以六字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

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

貺行李遂抗手而別元注云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誅都中通數經

及群書當時為文章若崔北部崔鵬字于衛尉相門相與稱

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

妻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

而又有是咸推讓

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覲妻君猶為白衣居

無室宇出無僮仰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

親戚合則插羽翻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廢飲食

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為資

質音茂博易也或作質同相易為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

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

陬將侯切莊子云卑陬侯色姁

音虛又吁句切媮音俞

偷一日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

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

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

得進士者不必若妻君之言又不能類妻君之文學不能一本

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

百數十人今妻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

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

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

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

詔亟去吏切妻君智可

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

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

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大形軀之寓於士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
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
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
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
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
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
乎理外抗苦良切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
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

亦不亦於若者鮮矣

一本者字

御史中丞崔公

宋州刺史

傳而守

信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

以一本

日合

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

穿去聲

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

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

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

以為大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曹子師

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師方伯朝廷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

生也

而揚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外歟無

乃隱其聲令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

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

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怕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句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

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
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
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章物無
以挫其志其為學優博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一有悉取向之
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
奇音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
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
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
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
而南歷營道縣名屬零陵郡九疑下灘水灘力之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

去也黃鶴一去青突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馮音憑也想盡
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西貝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二十三年遊鄉
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
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遂於尚
書君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决也
君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群子
昔之為文章者必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惰然
惰提淫切靖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道之還

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
其實爲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若其人乎其足
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也行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
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即
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
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爲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
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遊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學浮
圖不能愿慙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圖學

皆紛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
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
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
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要伯高文儒
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劉禹錫集有送僧方及南州柳負外詩夫
豈貧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遊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
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
徒皆時之選晉會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字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綽許詢等遊處又桑門釋道安自此至荆

州與習鑿齒相見又庐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陵脩靜不覺過
虎溪因相與大笑又守桑門慧休姓湯氏與射靈運之孫謝超
宗來往與絕昭字明遠俱善為詩

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

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

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

而秦人蒙利者益眾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代二州名靈山即五臺山與竺

乾鷲嶺角立相望潘云竺張六切乾音度西士天竺國鷲音就沸經靈鷲山乃佛聚徒說法處而往

解脫者潘云解下懈切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各之解脫去去來

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

西土筏音伐振塵翔陞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

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顧少連夏官韓公兵部侍郎韓愈

公一本無劉有安石之德逸少之

高齟齬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

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

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

飾政令緣俞消切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比毗志薄

類也必有切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茂衣衾之贈

矣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躡迴一本作迴偉長德璉

之述作連音欽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豈擅重千祀哉庶欲

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作志字鄭志出左傳襄公三十七年云賦詩不出鄭志

也連經云當以衣衾為以凡案久舍出之委財施之會不顧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穹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枿章句徵文字潘云析與折同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

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未詳其人洎孟常州

洎與暨同常州刺史孟簡晚路味躁急佞佛過甚

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

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

之今連帥中丞公

御史中丞柳公綽乃子厚之教父為明南規察使

具舟來迎師館而

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

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

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上一求

道者之多半天下而字一唱而大行於遠者者一本是行有之

則和焉者將若居藝之有雷居一作群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

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此音紫余與浮圖遊毀也

近龍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

謂送元十八山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許語合誠

樂之其於性情豈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

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

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

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昆王少子由非所謂甚名求實者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

棄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若夫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

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必能通其言

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

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潘云組音祖組者

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

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

而居洎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

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

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嵩朝老切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示讎

師居武陵高音浩武陵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

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

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無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

貴虛今元高者粗而食非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

士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異終其心勤而為逸遂而

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一本作或言

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訛者王子也徒見切又音但雖為

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高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高陶

氏子其上為通侯晉陶為高士為儒先一本下有生字一本資

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
而後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丑 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

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

之至莫尚乎般若上波木切經之大莫極乎涅槃經一本作

乃結切釋氏有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双世之上士將欲由是

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并尺

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

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

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
悅三觀之理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三空名之三觀晝夜服習而
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
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
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
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
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子厚族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
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又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

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遜

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負書箱也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

水間脩脩然脩音宵模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登高遠望懷愴超

忽愴楚亮切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文茹薑薑片

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勞潘云

加女居二切楚辭注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

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

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

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
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狷古顯古于舒以縱獨其
狀類不一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
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
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
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
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
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

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
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
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
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
頗甚稱旨京師士眾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
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
東顧振衣晨征右司負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
為方外遊始榮是至今惜其去於是合即署之友詩以祝之退
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以彌固其
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躡類蒙福其積眾德者歟觀于高堂

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
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
傳公三十年秦師仕鄭七商人
遇之以乘常牛牛十二犒師也魯侯之贈後吳島襄公十九年
公享晉六師
贈首偃束帛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島今錢詩之重比魯吳島也故乘韋之比得
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禮禮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
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
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開其刻
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
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

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報簡而臨之故其染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簞簋綴兆之數簞音筍懸鼓者橫曰戛從曰簋綴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管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音姐豆醖之器醖側眼切單古雅切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沒一本作及及音殊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絜扑

于堂下以修官刑潘云蓋止祭切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素牘

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

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

燔燎瘞埋燔音煩瘞於例切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

時登于主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

廩之實穀梁威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二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

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

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

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

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民始隸于國子而隆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

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櫛楚之

政令擾古雅切楚即刑也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

學者必於歲之杪音泐未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

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知章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歸崇舊制

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

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

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

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

為異余與立同祖一云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同中第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聽壁記縣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聚之地聚與部同音台秦作四十

一縣黎美陽武公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

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音廣云切衍音演水涯曰墳下平曰衍其植物

豐暢茂遂宜秬秠音秠與切黑黍也秠音丕又手部芳婦二切黑黍二得二米也宜

藿而郭切菽升六切大臣也潘本藿任注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

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

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

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墮理

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

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

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

生為承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
記云

盤屋縣新食堂記

盤屋音軒
室屬京兆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
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
邑荒棟宇頽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
不屬之欲切
達也凡其官僚罕或覩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
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
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
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

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羨延月權其

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

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遠言靜嘉

一作樽
俎豆燔炮烹飪音給與
同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

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
絳反後與之禮食今京師百官咸

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雋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

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羣

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

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

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綴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武元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灞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手厚為監察御史也

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以聽存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樂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盤屋音鞠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

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
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揔而合之以至于關由
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
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後
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
館傳音其飲飫餼饋餼饋音也按諸韻字當作餼咸出於豐給繕完築
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音子
於是出納奇贏之數音音音獨一音如字句會學校之政
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實于尚書季月之
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

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
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徒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
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
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
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
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
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
號令之用令一本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

詞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白太

也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一本作執狄拱稽按左傳僖

官也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

一本外字以譯言贊寶歲師貢職合二使之重一本合字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

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開

闕階序汗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

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

大夫扶風郡公馬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

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隅子侯切其位公

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及庭

庶下陋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

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

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

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

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

是供問役焉取則蠻絲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

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

堂幢牙首壽一作撞金節析羽旂旗纛成飾于下鼓以鼗

晉周禮鼗鼓長八尺六寸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

校士吏咸次于位弁裳芻衣胡夷蜚蠻睢盱就列者蜀音計織

但睢火千人以上劔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載側吏

佳切炙之夜切狸莫皆切周禮鼈人注互物謂沉泛醜盎之齊醜音

有甲狸物鼈鼈之屬自狸伏於泥中者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均飫于卒士與王

三日醴齊三日盜齊四曰緹齊五日沈齊均飫于卒士與王

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與先結切亦作飛騰幻怪之公

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

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羊食七其御羊斟不與猶克稱能以里到今矧茲具美其

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

獲乃刻于茲石一本下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

為交政之所其在周禮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

奉朝請邸一本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師唐與因之則皆院以

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

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

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瓜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高其開闔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

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責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
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
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音音稽疑於大
宰賢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
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闔闔登太清
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闕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
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朗寧之能政也朗一本惟公端明而
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
西陲而我虜伏息設險一本茂功溢于太常茂一本盛烈動於
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

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廣德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厲兼五年嗣

天子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興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

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

卒士黨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

固不許而相與然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本密

以刊山導江之事一本密作私一本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敵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

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本無患之二字曰吾嘗為

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無土字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

又西按于成州抵字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

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

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踏音旬又四候切藁也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

委山牛馬群畜相藉物故餽夫畢力餽音運說文野饋曰餽守卒延頸嗷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一本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

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儼功儼即由

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圖

金之下本音易其朽壤乃闢乃豳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

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滯悍殺所界切衰小之也厥功既成咸

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拚莫不如志雷騰雲

奔百里一瞬音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

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夫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徒充路徒當賴公節用

愛之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

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

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

是飾旅忘其歸一作虹梁以成一作虹梁橋也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

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方一作人一本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

之職官一本我下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

儒學捐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

堅勇不俟終日其與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一本無昔之為國

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本傳

公元年臺駘宣分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分川又禮記祭法篇真勤其官而水死潘云障通作鄣壅也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鄴田惡障水白圭壑隣孟子不

與孟告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

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本本

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怕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

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悛且誣險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

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

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

其饑饋者欲迴其途迴去故塞之遵曰是非悛且誣歟賢者之

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吏叶厥謀一本

群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君者思正其家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無是用賢奔愚推以華物宜
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記亭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揚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祭使

因東泉為池環

之九里

一本作二里立陵林麓距其涯垣島洲渚交其中

垣音渾與坻同其

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塊焉塊古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

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

堂而居之

一本而字下有今字

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

艦戶黠切戰船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遶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楮音被之菱

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

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率所類切謂方鎮所辟也真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莊子文子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真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攄抽居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九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警家洲亭記一本州字下有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鴛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音競者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水之中曰警民之洲警即移切姓凡

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

御史中丞裴公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

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

長攸一本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移于間壤間音伐惡木制

奧章制扶諫切所也前指後畫心舒自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內重江東隘騰風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

倏音叔互或作牙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借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周禮夜考之極星相息亮切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

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灘

山含龍宮含一本作湧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本作延日出扶桑雲飛

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謝於篁

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遂然萬變若與安

期羨門並古仙人名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

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既築者

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塗

城城拔闕闕潘云音環潰市墮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

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環觀環姑向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

獨得意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令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一本州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立之阻以回勢無樽榼節

枕之華導華曰切又音擗柱也榼音盪柱上併也節榼上枕音說梁上枕不斷椽不翦次不列

墻以曰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峯然起於莽蒼

之中

萃慈恤切潘云萃蒼沒切莽母黨切

馳奔雲壘初六巨數

十百里尾蟠荒陬

將疾切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

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俗參夷徽音周王之馬跡不至

左傳周穆王問行天下將皆必有車散馬跡焉謝公之

履齒不及

履一本作履謝靈運事

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

仲兄

子厚從兄柳寬字存諒

以方收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

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田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築迺

塗

繁許氣切仰塗也

作我攸宇於是乎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

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

焉

極一本作淑淑山頂也

於是乎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以振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石軍

王羲之

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閑嶺佳境罕到

不書所作使盛跡鬱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韋使君三字

將為穹谷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童云嶷五男苦男五成三則切嶷巖也魏都賦有嶷嶷

必羣山石溝澗壑凌絕峻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

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

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

度待洛切環山為城有

石焉翳于叟草

于一本

有泉焉伏于土塗虺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

逾月理其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變其無行其陰積之丘如
編之瀾如瀾劉溜麗山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
位視其植則清秀數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
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允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
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適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
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
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
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

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上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
異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
編一作至漏以為二千石措法

永州萬石亭記 一本州下有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 崔能 來莅永州間日 間一本作百 登城北墉

臨于荒野聚斂之際 童云業俗書作曩 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

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歆及以入 及一本作側同 綿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基怒者虎闐企者鳥厲扶其穴則

鼻口相呀 扶一决古穴二切呀盡加切 搜其根則蹄股交峙 股一本作趾 環行卒愕

卒七沒切一本作愕自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 於廢切荒蕪也與穢同

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泓音亭若造

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

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

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攢當作贊在官切賢坳小山與山無窮明日州

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濟生是州孰是野眉尤齒鯢尤眉黑白雜也鯢音

倪齒落更生細者壽微也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

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

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

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本作數贏贏過也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

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

之德前漢石奮及其子皆二千石我公之化

始乎閨門道合千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

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

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

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

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潘云沮子

頃切澁如積切漸温也群畜食焉糝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

視河東薛存義以更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

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循迹復還

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辨音宿靈藏奸披露首服首音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

鼙鼓之召鼙音非周禮以鼙鼓二役事潘雞豚糶醕糶音九二切熬

米麥也醕思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概焉然而未嘗以劇自

撓山水為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藩音群畜決疏沮洳搜

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音安有嘉禾美卉垂水藂峯瓏

瓊蕭條潘云諸韻無此瓊字温公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

遂魚藥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入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

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愛

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

謀甚其野而獲左襄二十一年鄭裨謀能謀必子宓子彈琴而理必子

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

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

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及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尔本校正音釋

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京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當作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千連于韶者獨名於

世運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題作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連山郡貢鍾乳未嘗出永州以年考之

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以貢則買諸他部今

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

眈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矣嗜利徒吾

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

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弄息信順休治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八者觸昏霧扞
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
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一本無吾告故也何祥
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
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卷之四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不知何自始立因而
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

刺道州薛伯高也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

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痿人佳於危若矇而瞭矇音蒙瞭騰踴

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

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云天

子使更治其國以惡德而專世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

徹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主神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

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散非類左僖十又曰淫祀無福

禮記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

孝悌教一本去奇邪奇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本

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

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
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苟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瘡公起
其靡鬢童之器醫田切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
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
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
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
蠻夷一本無明與愷悌字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
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陬將侯切堂之地隆然負博覽而起者

魏備歷切廣西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夷平也

凡持鋪者盡死鋪側治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機歲二名由是寺

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

其說長繫兩切史記天官書載水甘茂於息壤管澤地長兩漢天文志司甘茂盟息壤戊史記秦王迎

因与之盟甘茂於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羽如山海經啓筮云

同與鯀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

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
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坳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填宜
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
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翳翁切不可病其
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弁也余得而合
志以屬於堂之北垂屬之欲切連也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清水也坻
烏尼切無廢其故弁以密忤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榎栴之植榎毗切連切
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
迕既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陜室曲有奧趣然
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

雨松屬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
攘之則吾所謂游者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
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伊鳥切可以觀妙淨暑遁去茲丘之下大
和不迂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
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取高有僧曰覺照照君寺西廡下廡之外有
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縹蕩縹音小蕩徒堂切
小竹蕩大竹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
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

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特謫為州司馬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有乎字李厚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有無之方以平字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至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石壩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曠焉不徒虛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失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壩開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特興為徒遂書為二其

一志諸丑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仁爾充切又音面皆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十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已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尸易耗田易荒而重才擊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淮游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

遂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逶迤橫街潘云音街也為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潘云作永同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圃一本作田若千塍音繩也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潘云上音捐下音篤即天竺釋迦牟尼如來

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
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難切且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
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士者苟念力具
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
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
顛大師顛魚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
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晆職日切音
質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
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君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
寂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

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
不捨誓壽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
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
之像續胡對也續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
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水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
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
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
有鍛鐵者居鍛都玩切小治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

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
曰予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
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又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
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
不足金錡錢鑄刀鈇者錡魚綺切三足金也錢音剪鑄音懷價
傳田器也鈇音甫二音坐斫刀也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
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
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
堆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慘與戮同斯可以甚
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

乎予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
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京本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以

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

于瀧泉龍閣江切
大奔端也東至于黃溪東屯或無黃
溪字其間各山水而打

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

至黃神祠或無神
祠字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

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窞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

八十步揭音慧
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

千尺溪水即焉即一本黛膏潭來若白虹沉二無聲沉沉一

之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元注云楚越之人數南去又行百

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頰胡來切又古海

切斷魚中切齒根肉其下大石離列離一本可坐飲食有鳥赤

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上田始

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

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

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

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

遂平氏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
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僇與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隙與而行潘

施如字徐行漫二而遊慢莫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

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二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卧一本更有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二而歸以為凡是

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

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二本遂命僕一

更有過湘江綠染溪斫榛莽焚茅茷音吠符廢切草葉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踞音據樽也前漢史註謂伸其刃脚而坐其形似箕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注然潘云

加切嗒呀山深之狀若垤若穴垤徒結切蟻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攢

九切莫得遯隱紫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

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口切塿朗口切小家悠二乎與灑氣俱而莫

得其涯洋二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酌頽然就

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

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二於是乎始故為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鉏潭記

潘云鈞音古鉏音嶺無從母字集韻作

鈞鉏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

顛委勢峻湯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

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

有若者以予之亟游也亟去一吏切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

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才以緩禍貨音茂交易也予樂

而知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交者墜之潭者一本作

者而字有聲潏然潏阻宗切又音終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

見天之交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鉏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鈿潭西二十五

步當湍而浚者而一本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

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壯一本殆不可數其嶮然相

累而下者嶮音欽與嶮同山險也累倫追切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

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

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

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

剷音產潘云剷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剷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

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

遊一本無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

洽之矣童云營音彼然而虛者與袖

謀一本有泐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一作臣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編鄆杜

老切鄆音戶則貴游之士一本無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

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即連歲不能售

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

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

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

為嶼為嵒為巖

嶼五男苦男
五感三切

青樹翠蔓蒙絡

掛綴參差披拂潭

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一云披拂潭中下
視游魚類若乘空

日光下澈

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

俶昌
六切

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大牙差互不可知其

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

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龔余弟

宗玄綽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渴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西水行至蕪河

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

永一本
作水非越之

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

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

峻者沸曰丹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本
更有

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小
石也其

樹多楓柟石榴榿檣樟柚柟如占切楠音南榿毗
連切檣音諸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

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合歡
草各輾轉水石輾轉音交音
猶交加也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叢草紛紅駭綠翁勃香氣翁烏功烏孔
二切勃音勃

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蕤音云上音威下霽佳
切葳蕤草木華盛貌與時推移

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

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表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
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
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
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潔多儵魚儵置由切又北曲行
行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音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
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一本作
楚字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醜山
宜切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

行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
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澗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
倍石渠三之一本之下
更有一字巨石為底一本無
豆字達于兩涯若床若堂
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
往揚音慈又
上列切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
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陰其上古之
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
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

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日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成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漸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潘云睥音計切睨五計切字疑又士廣注左氏又作睥音義同牆集韻城上垣杜預釋文麗一音禮司馬云小石也列子餘音注至棟其旁出堡塢堡音實小城也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筍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意者

無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揚傳置傳音轉也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都鄙切豕得以為園地得以為數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荆狄切第二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檉丑貞切易為堂亭峭為柱梁

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馮奇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嶺闊

澗灣嶽音聊一李作崦淹掩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文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

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

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

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

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

水匯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巖然新組成壯或曰背石山

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壑下其壁曰龍

窟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

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

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

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流

本作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

宇其宇下有流石城形如肺肝如茹房茹古牙切蕪至或積于

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矣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

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

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明切博局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楮楮丑貞切諸音諸多音當竹名其鳥多柿歸潘云柿將凡切即子規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柿歸西有穴類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數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音徒音土沛國呼稻曰稌酒陰一作慶創應

在立魚南其間多羨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城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京本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寄許京兆孟容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代元非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得乘泰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鬼

百病所集痞結伏積

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

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

復起為人夫何

與悅同下音彷彿惚失意也

疑若夢寐搥書叩頭悸不自定

悸其季切心動也

伏念

潘云痞音鄙腸中結病又音此痛也又音生病也

不食自飽或時

一本非獨瘡瘍為也

瘡音利疾疫也忽奉教

音荒

復起為人夫何

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
立仁義裨教化迨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
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
此也未路一本下更有孤危字厄塞駭兀上倪結切下五忽切事既壅隔一本作凡
狠忤貴近忤音誤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
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
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徒谷切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詎與
旁午備翁便為敵讎便一本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
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
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不得事地無公事一本作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溼也尚何敢更

任除其廢猶一本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小氣銳不識發微不

知當不一本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本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

死元和元年五月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

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

罪君夷獠之鄉獠瓜老卑濕昏霧愁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

以是坦然痛恨心骨沸熱骨一本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

少士人女子一本間作偶一本无女子字潘云陬將侯切選魏

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昵入一本作大者字以是

居為昵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昵入一本作大者字以是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本傳此誠知疑似

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晉文公伐

鄭得詹而歸將烹之詹居鼎耳而號公乃命弗殺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見鍾儀曰

鄭人所獻楚囚也使予之琴操南音云云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襄

一年晉因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云云范痤騎危以生易死

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此王使捕之座

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甫如座死趙不與正池則奈何潘云座才戈切危荆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前漢史本傳張蒼韓信伏

斧鑕職日切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

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丁獄當誅為漢儒宗

事各見本傳此皆壞傳傳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澠忍

此典他珍切下才未復又嬰恐懼有病一本作雖欲慷慨

標榜曰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

新言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才一本無異能解

文觀變曲也俗作觀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

無放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一本舐今皆頑然

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

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土一本亦不堪當世

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

為念一本通字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一本更不敢望歸掃瑩

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

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寢甘與辭同無復恨矣書辭

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懇恋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一云各後字敬之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前座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

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

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畝即憂憫備極不惟其

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本作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

誠者一本許作取一本忠作中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

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者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止

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上言之者有無之而不

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

矣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矣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

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

終日號鳴大叱陔駕切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

得以代廉頗頗音何切馬謖得以惑孔明謖所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

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

士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前漢本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

公三國志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

其於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擇土揭木而致之巖卿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一本此下有而字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一本不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詡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其惡樂記切說文毒也茲啐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

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不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勿切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

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自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

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唐登科記大曆九年

楊凝中進士十二年楊凌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場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凌子

字茂孝嘗為華山賦韓愈稱之中元和二年進士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

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大

本作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

士之末獨來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

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

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

羨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

其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且譚亦云親見楊子

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

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馮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

今之人一本比下有笑字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

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文人無以知之獨

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

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聘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

海今流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

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

...

年來痞氣充其加以衆疾動作不常耗耗然騷擾耗音冒目少精内生

羅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

蹶氣震怖晉故切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屢本無又字五

年之間四為火火所迫徙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

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

於筆硯一本志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鬼哉童云矻立八切堅也潘云口骨切勞

極兒又中心之悃懃結悃口本切誠也懃具載所獻許京兆

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奔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

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

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帝稟秉德直道高於天下仕再之

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入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

氏別為大族五六從以來從才切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

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

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

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

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

好而早凋落子厚妻楊疑女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

日之命謂楊氏皆孕而不育也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

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

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一本把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

有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
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頰
額布之座右一本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墳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
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
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傳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
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不得者講張排根一本
根講音翻根胡根切軌也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權
唐裴度傳為姦檢根研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對傳作醜語一本下

死而後已古慕切而不能即

死者以為父當自明今亦父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嗔稱人切

從言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

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

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

其優裕者傳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

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煦吁句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

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憲

時伐鎮冀王承宗承宗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虜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

飛文之罪出劉向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

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幾然不
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無嘗
得字恙餘亮切憂也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
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
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佖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乾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
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
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專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
嚮者進當艱既不安之勢艱况結切五忽切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

有文與濟者乃岌岌而操其間操其間一本作造具門其求進

而遠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

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

史裏行得禮部負外郎起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

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

壓當世名一本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

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

嗷嗷器虛驕五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入之心

言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

辱萬罪橫生橫尸孟切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

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
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
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
習炎毒昏眊重脆重直龍切脆偽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
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潘云慘七感切慄來感切陰寒貌慘
毛髮蕭條瞿然注視瞿九遇切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
人楚越閒聲音特異鳩舌啁譟童云鳩音決說文鳩今聽之怡
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馨公切晝夜滿耳聞
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
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

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

寫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

是更樂瘖默瘖余金切不能言也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

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

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

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

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

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

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

敗腐枿牙割牙結二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九

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
土一鄠為耕亡鄠一本作廛田潘云作鄠云登延切一鄠字朝夕謂家之居也集韻亦作廛廛匣鄠元此鄠字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
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
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遜之弟

杓直杓甲遙切李建字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傳音篆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

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逍遙遊者翟徒切聞人足音

則蹙然喜潘云楚按莊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揀也又苦江怯局二切喜視又官韻音胃又人行声僕在

吳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

甘破沃壅隔大過隔一本作塞字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音戰

也坐則解痺解部禮切暇骨也痺卑利切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

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

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蝮芳六切虺出

鬼切蛇也南方虺許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風潘云即蟻

足各射工一名水弩含沙射人影則肌瘡如疥亦名短狐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董

切瘡也膚榮美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

士二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

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

...

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倉楚亮切誠不足為理世
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
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瘵殘頑鄙不死幸甚
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
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
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有越字不
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
足把翫亦已審矣初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
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

之常今僕雖羸羸亦其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吁句

切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本即即不復煦僕矣然常

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慎蕭僕各有

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群在近地簡人事今不

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

戾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一本作顧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貧外置同正貧柳宗元謹致書士

郎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

進者祗音松衣襟也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

難也大底

一本作抵字

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啾啾起起

余便僻匍匐

連切

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

滅颺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

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

力秉志不為嚮者之能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

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

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率取

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講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

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

賴中山劉禹錫等違違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

者復以病執事

董云璪音嶺今按又云不意璪二者即

合音璪璪碎也晉書習鑿齒傳璪二常

流碌碌凡士

柳文用此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

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君窮厄又不能著

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

明門下得士之大令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

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

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

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令懼

老死瘴土

一本下

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

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

潘本作幾凡

復得處人間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書不能既一本作就宗
元謹再拜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元和九年作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文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
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
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
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固一本利紙筆為私書取以
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一本之下有有字且退之以
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充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

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
宜恐懼充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
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
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
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
禍則有天刑則一本作必字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
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一本作
行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
不過而死也其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

春秋為孔子累范曄傳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

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班固不檢下

班固作前漢書同僕罵洛陽令仲兢怒以事甫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閻暴虜崔浩作

碑以彰直筆衆怒諸於魏太武帝直筆衆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等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育出

於不幸子憂不為史亦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

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

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一

誠作誠字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

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

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

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
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魯猥切潘云軒
作愀音軒舉也
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
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
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
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如退之言一本作議
行胡浪切猶所
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
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
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人誘
餽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夫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大尉逸事書

退之隲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
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古玩好遊
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大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求
刺史崔能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大尉大節古固無
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大尉自有難在軍中
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
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
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
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

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

且即餘切史記荆軻贊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

如言大將軍徵蘇建

史記衛將軍傳蘇建語余曰云云

言留侯徵畫容貌

史記張良

贊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

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

谷梁莊公七年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雖孔子

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一本作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在答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

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

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

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本

此下更有亦字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

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

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

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

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本而掘其土得石尤不

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

子以為議禮記檀弓篇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

有法令過則為辟潘云四亦切邪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

誠是故惡夫節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

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于而因以

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擯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
可為而利可冒則雖益壤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
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
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
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敗市壓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垣士大木巨
至切堅士陶甄梓匠之工備擊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蕭云惰徒果
切窳以玉切
窳窳也惡也史記以故窳
窳注此窳苟且相惰之謂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
之力用寬倭賈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
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
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
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一本无
明字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
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
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
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欲夫天之能
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為
天耶三字為人耶
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
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麻之自為果麻癰痔之自為
癰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

也乎一本未字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
恒為惡人恒為善一本若字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
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禹錫天論云天
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有全篇見附錄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
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
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
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又字下有日字
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
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
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

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然
之辭爾一本為作无字皆不足喻乎道一本无皆字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
羨餘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
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劉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
此說行下孟切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
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韓康伯孔穎達而果以為
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
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

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
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
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
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
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
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
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
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
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
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

曰孰與穎達者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
異者也一本異字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
考核左氏今之世罕有知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
書有不可者而後華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未詳其人

奉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
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
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名暉呂和取名溫一知春秋
之道又隱而述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韓泰字安平始得微指和

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

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篇集註二篇春秋辨疑

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

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

見寵不幸先生病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

於亡交凌生處凌準字宗一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

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

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童云禚諸若切齊地名也事在

莊公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

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

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

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

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

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廢子不務正義奔重耳於外而專

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仇牧事見威公二年孔父事見莊公十二年今兄

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

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

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

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

邦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

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元年雖啖趙陸氏皆所

未及啖音淡啖助趙匡陸贊也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

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

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替也若贊

焉必同於孔師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

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

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

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然則

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

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

之中正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音逆每以師道會僕僕茲不

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

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又嘗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

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託病託古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

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州

刺史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

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

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隋笄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

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君泥

塗若蟻蛭然蟻與蛭同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

者為準一本更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

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

一通如來言以汗篋續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化光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

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

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切甚者好怪而妄

言推天引神以為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遂故道不明於天

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

漸築砥礪漸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

動作悖謬以為侈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

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

語病其文勝而言龍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

咸嘗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

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滅救世

之謬按一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

不喜怏於亮於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

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

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盧對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
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
孟子評李景儉字致用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
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撫之石切拾也韋子賢斯
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
世焉爾今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
而猶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
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
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惡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
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頗普禾切編也得之為難知之愈
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本作明字探其深贖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
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
大闡家脩人勵剋精竭慮者幾千年矣頽五切其間耗費簡札役
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
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可
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童云縱子勇切史音勇淡史躑躅
而不進力蹶勢窮賦與聲同子六切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

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
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
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有疊跡大底一本作抵字生則不遇
死而壘聲者縶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
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一本无著字固有文不傳於
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
獵前作狀賊文史挾其意快二快古切抽其筆置齒牙間遇事淺
起金聲玉耀誕龍鬚之人微一時之聲激與同雖終淪棄而其奪
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
囊竒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任

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
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頡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

何如耳一本視字下有其字還以一一為礙貶焉

音辨居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燕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

者之志長展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

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

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凡所言免貧病者

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

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

則貧者無貨以求於吏貨即斯切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

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

贏音盈有餘利也

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

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撓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拮拾以輸縣官拮俱運切收也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

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窳以主切惰也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雅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適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

矣是故秉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
及此而已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
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
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愛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
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責其慮無所論刺故
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
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
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韓
字宣
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令負罪屏棄凡人
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

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
所皆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
襄公二十
年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
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
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
饒作連字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子
敬子厚姊

夫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
心亂也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

麓礦燥悍所中礦古孟切銅鐵僕石也慘七感
切潘本慘作燥先到切乾也懼傷子敬醇懿

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

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

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
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
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
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
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戶落切光也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
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
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下大下小色如枯骨或
類死灰淹頓不發頓與醉同疾醉切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
蹇壅鬱泄火生風戰喉癢肺癢與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
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

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
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

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曠潘云離力爾切奇於綺切一讀皆

也液音亦曠謨官切莊子作液曠亡言莫空中立枯者皆可以
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

短脰音豆項也拘孿踈跌牽問緣切踈於院切屈也曲脚也跌待結切陽也仆也薄蹄而曳者

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雍於用切州名皆可以備砥礪徐之

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
也則魯之晨飲其羊潘云欺於禁切飲之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關轂而

輟輪者輟胡瓦胡果胡果三切禮記輪入以皆可以為師儒盧其杖關轂而輟輪關穿也輟回轉也

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人也西子之里惡而贖者皆可以

當侯王贖類寶二音楚類也山西之冒沒輕儇音貪而忍者皆可以鑿

凶門制閫外淮南子國有難君召將受之以機鑿凶門而出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

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史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是則反

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

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音蠱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

腸音琴其內皆闌故曰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所

切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

始興為上次乃廣遠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

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
故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一本巢字下有餌藥久壽字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

日以博大府之政君巢蓋為幕府從事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

周為倡焉一本焉作首字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

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潘本作微纏上密北切纏處則若關桎梏索三股曰微兩股曰纏

能肆槁焉若拊潘云拊音藥五結切伐木餘也隕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

古毒切桎音質桎予而無所趨潘云予丑石切予耻六切拳拘而不

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

者潘云臞權俱切瘠也前漢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

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夕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

之所不欲得也人一本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

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

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

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

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

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潘云屯潰當如怵徒昆切悶屯也舊之閏切浩然若有餘振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

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

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

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

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

弃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

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

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

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

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

眇洛代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

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

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

糝燥濕糝忍九女救二切雜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

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

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

退矣愚敢厲銳探堅探音患又音貫堅堅甲也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

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

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

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奴骨切言難也亦訥字又儒劣切言緩也不能多

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

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

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

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瓜指蚤起則嘒嘒諛諛以逮夜嘒火苞切魏馨

公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

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

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

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

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

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
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
見兄傳得氣書於廬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
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
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
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當可待矣事出列子兄之術或者
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
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者則又
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

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

姻姪則左袒矣備云姻音因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姪音亞兩婿相謂也入而號之閨門

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

臧獲僕妾皆左袒矣潘云柳獲並如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風俗通云

臧罪役入為官奴婢獲智逃亡獲得奴婢也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

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

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

之源不可知也一本無不字友者欲父存其道客者欲父存其利宗

族姻姪欲父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父存其恩臧獲僕

妾欲父存其生將率胥吏欲父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

是術凡今天下欲兄父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
 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皆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
 大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
 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朴則愚願雅肥牛擊大豕割羣
 羊以為兄餼餼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
 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醢即醢字極五味之適
 致五藏之安藏才浪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肅官切大
 也醉飽謳歌愉澤訴歡訴讀流聲窮垂功烈而不刊不
 亦首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於悴悴焉日敝潘云側救切字
當作肌且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

我龍聖聖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
 懼之甚謹再拜

京本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Vertical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